

冰心

儿童图书奖

获奖作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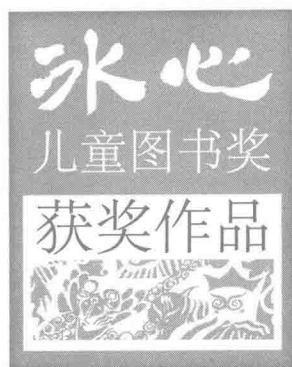


沉重的父爱

邢庆杰◎著



地震出版社
Seismological Press



沉重的父爱

邢庆杰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沉重的父爱 / 邢庆杰著. —北京: 地震出版社, 2013. 5

(冰心儿童图书奖获奖作品)

ISBN 978-7-5028-4230-7

I. ①沉… II. ①邢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小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58051 号

地震版 XM2985

沉重的父爱

邢庆杰 著

责任编辑: 赵月华

责任校对: 孔景宽 凌 樱

出版发行: 地震出版社

北京民族学院南路9号

邮编: 100081

发行部: 68423031 68467993

传真: 88421706

门市部: 68467991

传真: 68467991

总编室: 68462709 68721982

传真: 68455221

E-mail: seis@mailbox.rol.cn.net

http://www.dzpress.com.cn

经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刷: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

版(印)次: 2013年5月第一版 2015年8月第二次印刷

开本: 710×1000 1/16

字数: 230千字

印张: 15

书号: ISBN 978-7-5028-4230-7/I (4918)

定价: 29.8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证书

地震出版社：

贵单位出版的《冰心儿童图书获奖作品》（共 60 册）图书荣获
第 23 届上海市中小学、幼儿园优秀图书评选活动。

一 等 奖

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中小学图书馆工作委员会



目 录

风雪记忆	(1)
善良的回报	(4)
黑色的蝴蝶	(7)
送你一缕阳光	(11)
生命的消失	(13)
电话里的歌声	(15)
最后一张晨报	(19)
选 择	(21)
少年小木	(25)
玉米的馨香	(28)
债 钱	(30)
天上掉下个大馅饼	(33)
老柴要账	(37)
飘飞的汇款单	(41)
私 了	(44)
逃 命	(48)
考场之外	(50)
《卖油郎》新编	(53)
羊杂汤与火烧	(56)
体 面	(59)
老刁的神秤	(62)
人间烟火	(64)

抛车记	(67)
闲 事	(70)
真假皮夹克	(73)
吹 命	(76)
关 系	(79)
把 柄	(81)
较 劲	(83)
眼 睛	(86)
匿名者	(88)
客 串	(91)
报 警	(94)
丢车之后	(96)
要工钱	(98)
弃 婴	(101)
新逼婚记	(104)
找感觉	(107)
认 真	(110)
人性的对决	(113)
谁是叛徒	(117)
英雄不堪承受之重	(121)
八路就在桥下边	(124)
善良的卧底	(126)
涵墨傲骨	(130)
通匪记	(134)
祖传规矩	(139)
暮鼓晨钟	(142)
说 剑	(146)
杀手之王	(149)

村里有个姑娘叫爱莲	(153)
支部书记	(158)
贾 耿	(160)
才女刘玫	(162)
文人老柳	(165)
老 毕	(169)
小车司机胡迷瞪	(171)
乡友马劲松	(175)
送你一枝“爱情鸟”	(178)
爱情纸签	(181)
胡一刀的爱情故事	(184)
晚 点	(188)
毁 容	(191)
情 托	(193)
考 验	(196)
顺路买辆电动车	(199)
让你猜猜我是谁	(201)
“老乡”	(204)
天上不会掉馅饼	(208)
表白或者证明	(212)
法 事	(216)
非常时期	(219)
特殊试卷	(222)
应 聘	(225)
沉重的父爱	(228)

风雪记忆

一九七八年，我在邻村的小学里读一年级。学校里只有一位女老师，她身材高挑，两根长长的大辫子直垂到腰际。最引人注目的当数她那双明亮的眼睛，看人的时候，总一闪一闪的，像在和你说话。

入学后不久，老师让我们每人交一块五毛钱的书费。我中午回家向母亲要了钱，就连蹦加跳地向学校跑来。一进教室，就看到同学们正围在老师身边争先恐后地交钱。我也不甘示弱，一边往前挤一边从褂子兜里往外掏钱。谁知，放在兜里的钱却已不知去向。当时，我的感觉不亚于大祸临头。因为作为一个过早失去父亲的孩子，我深深地懂得这一块五毛钱的分量，这是母亲借了四五家才勉强借到的呀。想到这里，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落了下来。虽然我年仅八岁，但已失去父亲五年了。况且，我上面有两个念小学的哥哥，下面有一个小我两岁的妹妹，母亲为了我们兄妹四人的生活已经操碎了心，我又丢了钱，母亲该多么伤心呵……

“邢庆杰，你在想什么？”老师的一声询问使我打了个哆嗦。我抬起头，才发现所有的同学都在看着我，老师那双会说话的眼睛也在注视着我。我又羞又愧，恨不得赶快找个地洞钻进去。正当我无所适从的时候，老师轻声说：“同学们，上课吧！”同学们都乖乖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，使我从难堪的困境中解脱出来。当时，我以为老师早晚会问我书钱的事，就整日提心吊胆的。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，她始终没有问书钱的事。这使

我稍稍安了心。不久后的一天早晨，当老师提着一捆新书走进教室的时候，我顿时又惊慌起来。我想：我没有交钱，这书肯定没有我的份了。谁知，老师拿起一本崭新的课本，第一个喊的就是我的名字。我迟疑地站起来，泪水溢满了双眼……从此，我再也不敢正视老师那双会说话的眼睛。面对她，我总有一种深深的自卑感和愧疚感。

最令我刻骨铭心的是一九七八年冬季发生的那件事。那是一个寒冷的早晨，我顶着凛冽的西北风和打在脸上生疼的小雪雹，踩着冻得滑溜溜的路面来到了学校。进教室之前，我着实犹豫了一阵。因为昨天放学的时候，老师嘱咐我们今天每人带一块钱的煤费来，家里没钱的，就带一筐炭坯（用炭沫、土和在一起制成）来。我家里当然没有炭坯，更没有钱。昨天晚上母亲借了五六家也没能借到一分钱。我只得硬着头皮来到了学校。我低着头，贴着门框溜进教室。谁知，我刚进门，就听到一个同学说：“老师，邢庆杰没拿炭坯来。”这一声使同学们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我的身上。我心一横：干脆不上这个学了，省得丢人现眼，就转身跑出教室，跑进了狂啸的风雪中。

刺骨的寒风穿透我单薄的棉衣直沁入肺腑，使我边跑边打着哆嗦。“邢——庆——杰——，站——住——”背后传来老师焦急的喊声。我回头一看，老师正一步一滑地追了上来。我本想往家跑的，一见她追上来，就往村子西头（我家在东头）跑去。“快站住！危险——”老师的喊声越来越近了。我情急之下，看到前面有一座猪圈棚，就翻身跳了进去。这是一座母猪圈，养着一头母猪和一窝小猪崽。我刚进去，护崽的母猪立即龇着牙向我逼过来！吓得我尖叫着连连后退。这时，老师循着声音找过来，见我危险，赶紧翻进猪圈棚。由于地面打滑，她人一落地就滑倒在地上，额头正磕在坚硬的水泥食槽子上。她痛苦地呻吟了一声，手捂着伤处勉强站了起来，血立即涌满了指头缝。我吓坏了，忘记了母猪的威胁，几步跑到她跟前，抱着她的腿哭道：“老师，我不跑了……”她疼得脸上失去了血色，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。后来我们都出了猪圈，她看了看沾在手上的血，轻声说：“回学校吧，你的煤费我给你垫上了。”我心中一热，听话地

向学校的方向走去。快到学校了，老师还没有赶上来。我回头一看，心顿时剧烈地抖动了一下，“哇”的一声哭了。老师在距我很远的风雪中，一只手捂着受伤的额头，另一只手扶着膝盖，正一瘸一拐地向我走来。她那天艰难走路的姿势深刻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，并无数次在我的梦中隐现……

时光如白驹过隙，转瞬之间二十年过去了。不久前，我在一个偶然的
机会里重新见到了我的这位小学老师。谈及那次风雪中的事，她笑着说：“记得记得，是有这么回事。”就陷入了沉思。过了片刻，她若有所思地说：“那一年，我十六岁。”我吃了一惊，那次风雪中的经历又一幕幕涌上心头，那样的寒冷和疼痛、慈爱和宽容，竟是出自一个十六岁的少女吗？那时我是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，而她也只是一个大孩子呀。回首往事，我百感交集，满怀愧疚地叫了一声：“老师。”

善良的回报

一切都发生在无意之间。

那一天，刘晓杰和司机驱车去乡下探望母亲。回来的路上，下起了瓢泼大雨。雨滴很密，车子只能缓慢地在雨水中穿行。在一个拐弯处，刘晓杰看见前方十几米的地方，有一个瘦小的身影正扛着一辆自行车艰难地行走在泥泞的路上，他的另一只肩膀上，还背着一个帆布书包。看得出，这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学生，车子压在他的肩上，显得过于沉重了，他的步子走得歪歪斜斜，随时都有倒在泥水中的可能。刘晓杰的内心被一种痛深深地触动了。他对司机说，停车。

车子在孩子的面前停下时，那孩子看他们的目光有些惶恐，因为他怎么也无法预料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。司机打开后备箱，将沾满泥泞的自行车塞进了一多半，用盖子挤住。然后，就把他让到了车上。在整个过程中，孩子始终是被动的，因为他无法明白刘晓杰的动机。在送他回家的途中，他只是根据刘晓杰的询问回答了几句很简洁的话。这是一个胆怯的孩子。

刘晓杰看到孩子在雨水中行走的刹那间，想起了自己的过去。他是从农村山区拼搏出来的，在他上小学和中学的时候，曾无数次被大雨困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路上。乡下的土路，一沾雨水，就非常泥泞，常常把自行车的挡泥圈塞满，起初，还可以用一个小棍子去捅，走走停停地向前行

进。时间长了，路越来越泥泞，费半天劲儿捅一次挡泥圈，只走几步又塞满了，只能扛着车子走了。七八里路，他得走两个小时，累得腰酸腿痛，肩膀也常常磨出了血。回到家，衣服全部湿透了，分不清是汗水还是雨水。每次在雨中艰难跋涉的时候，他多么希望能有一辆牛车或是马车路过，把他的自行车搁到上边呵，但他的这个愿望始终没能实现。因为亲身经历过，他深切地感受到一个孩子在雨水中的泥泞路上挣扎时的孤苦和无望。

车子停在孩子的家门口时，雨停了。孩子的父母正在大门口张望。孩子在一家人诧异的目光中从“广本”上走了下来。司机把他的自行车弄下来，调头要走。孩子的父亲突然拦住了车子，这个又矮又瘦的乡下汉子说，你们不能就这样走了！刘晓杰说，我们还有事情，就不打扰了。乡下汉子说，有事也要先讲清楚，你们把俺的孩子撞成什么样子了？刘晓杰知道他误会了，就笑着说，我们没有撞着你的孩子，刚才下雨，我担心把孩子淋坏了，就让他上了车。那汉子也笑了，笑得有些诡秘。他说，你当俺乡下人就好糊弄？你没撞了俺孩子，哪会无缘无故地送俺孩子回家？俺孩子又不是乡长。刘晓杰有些烦了，但他还是很耐心地说，你问问你的孩子不就明白了吗？那汉子才转身问孩子，他们撞没撞到你？孩子摇了摇头。那汉子又鼓励孩子说，别害怕，这是在咱的家门口，没人敢欺负你！孩子还是摇了摇头。那汉子便有些急了，冲刘晓杰说，你们是不是吓唬俺孩子了，他不敢说。刘晓杰说，你这人怎么这么难缠？你看一看你的孩子不就明白了！那汉子就把孩子从头到脚摸了一遍，还解开他的上衣和裤子仔细地检查了一遍，确认没有受伤后，又记下了车号，才悻悻地说，你先走吧，要是俺孩子有什么事情，俺会按着车号找你的。

出了村子，刘晓杰看了看仪表盘上的表，送这个孩子，整整耽误了半个小时的时间。司机说，刘总，这年头好人难做，以后这种事情还是少管。他没有说话，他觉得实在是无所谓的事情。

前面的路中央停了几辆车。他的车子也只好停了下来。下了车，他看到前面人声鼎沸，他回城的必经之路已经一片狼藉。经过询问，他知道，

由于连降大雨，半个多小时前，这段路一侧的山坡忽然下滑，把两公里多长的路给埋上了，有几辆路过的车也给埋在了里面。刘晓杰心中一颤，如果不是去送那个孩子，如果不是那个孩子父亲的纠缠，自己在山体滑坡的那个时间里正好行走在这段路的某一个点上，那自己此时肯定被活埋在泥石流的下边了。

他没有想到，自己一时的善良，竟然救了自己和司机两条命。

黑色的蝴蝶

再有一个月就要中考了，何晓明却整日无精打采。何晓明的爸爸常年在外，妈妈在医院工作，经常值夜班。妈妈上夜班时，何晓明等阿姨（保姆）睡着后，就悄悄地溜到书房上网玩“梦幻西游”。由于晚上睡得少，白天精力不集中，他的功课开始滑坡了，本来就比较差的外语落得更远了。

上着课，何晓明满脑子里都是游戏里的刺激场面，老师讲的他一句也听不进去。回过神来的时候，他就盼望着下课，盼望着放学……课堂上的时间对他来说真是“度日如年”。沉迷在游戏中的他开始幻想：如果不上学，整天在家玩游戏多么好呀！玩个痛快淋漓……可是，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，如果他辍学，爸妈还会把他送回来的，那多丢人哪！

星期一早晨，学校开大会，宣布开除了两名学生，那两名学生一个把女老师的后背上甩满了墨水，另一个用打火机把老师的辫子点着了，差点烧成秃子。由此，何晓明忽然受到了启发：对呀，让学校开除自己，那爸妈就没办法了，他们往回送学校也不要了。

对谁下手呢，何晓明费了一番脑筋。班主任李老师？不行，他脾气不好，惹恼了会打人的。想来想去，他觉得外语老师米珊珊最合适，一来是她脾气好，二来她经常给何晓明的作业打红“×”号。

星期二上午就有两节外语课，何晓明把钢笔水灌得满满的，还准备了

一只打火机。

上课了，米珊珊老师一边领读一边慢慢在课桌之间走着。

当米老师从何晓明的身边走过时，他拧开笔帽，用力朝米老师的背上交叉着甩了两下！

米老师洁白的衬衣上顿时出现一个重重的“×”号！米老师的身子轻轻抖动了一下，停下了脚步。何晓明知道，该发生的事情就要发生了，他的心“咚咚”地跳了起来。旁边的几个同学都惊讶地看着何晓明。仅仅是一瞬间的工夫，米老师又照常往前走去，仍然是一边走一边领读。有几个同学窃窃私语起来……

米老师忽然大声说，上课不准说话！

教室里又恢复了正常。

米老师就穿着那件有一个“×”号的衬衣轻盈地行走在同学们之间。何晓明的眼睛始终盯在米老师的后背上，那交叉着的两行墨水，离他忽而远，忽而近，忽而模糊，忽而清晰，渐渐地，那个黑色的“×”号在他眼前虚化成了一只黑色的蝴蝶，翩翩起舞……

丁零零……下课了，那只黑色的蝴蝶不见了，眼前是鱼贯而出的同学们。

这个课间，何晓明坐在自己的位子上，一动都没动，他的内心在期待着、迎接着、煎熬着，焦急、不安而茫然。课间十分钟今天变得这么漫长……

然而，什么都没有发生，上课铃响过之后，米老师准时出现在讲台上，她换了一件红色的上衣，像一团火。

米老师让同学们朗读上节课所学的课文。在同学们抑扬顿挫的读书声中，米老师照例在课桌之间的过道上巡视。

何晓明双手把课本端在面前，目光却从课本的上侧溜出去，偷偷地观察米老师，希望从中发现点儿什么。可是，米老师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，自始至终没有看他一眼。何晓明泄气了，看来，上节课的事情白做了。

何晓明把眼睛盯在了米老师的短发上。米老师的短发是往后梳的，在脑后用一根橡皮筋很随意地扎了起来。当米老师在他身边走过时，他迅速地站了起来，把喷着蓝色火苗的打火机放在了米老师的辫梢上！

米老师的辫子被点着了！火苗子沿着辫梢儿向上爬去！何晓明下意识地伸出另一只手，一把将火扑灭了！在最后的关头，他还是害怕了，担心真的伤到老师。

米老师回过了头，何晓明！你想干什么？

何晓明涨红着脸低下了头。

米老师没有再追问他，而是对几个朝这边探头探脑的同学说，看什么？继续学习！

何晓明在忐忑不安中熬到了下课，又熬到了放学。

同学们都走了，何晓明孤独地在校园里溜达着，等待着惩罚的降临。不知不觉间，他走到了教师办公室的窗外。

不行！一定得严肃处理何晓明！报到校委会，把他也开除了！

屋里传出班主任李老师的咆哮声。

接着，是米老师的声音，有些小，何晓明赶紧贴到了窗下。

……这件事还是我自己处理吧，别报校委会了。

要不是几个同学来告状，你连我也不告诉？长此下去，你还有没有当教师的尊严！还怎么管学生！

我个人尊严不碍什么大事，可一旦把何晓明开除了，会毁了他一辈子呀！

就这么算了？

我想周末做一次家访，和他家长沟通一下，共同拉这个孩子一把……

何晓明先是觉得心里一热，接着两眼一热，眼泪汹涌而下。

这个周末放学的时候，何晓明在校门口拦住了米老师，米老师，您什么时候去我家？

米老师颇感意外地看了他一眼，然后绽露出灿烂的笑容说，不去了。

何晓明一愣。

你这几天用行动告诉我，你已经不需要家访了。

何晓明对米老师深深地鞠了一躬。

两个月后，何晓明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本市最好的重点中学。